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 《山海经》卷数考辨

郑利锋

(南京大学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二十一卷, 这与当时中国流行的两个《山海经》版本之二十三卷本的卷数不合, 其原因当是由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 所依据的底本不完整, 或是由于其疏忽而致。

[关键词]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山海经》 著录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土地类”著录《山海经》, “《山海经》二十一卷。郭注。见十八卷。”^{[19] (P39)}考察《山海经》在中国的版本流传, 却与此著录有所异同。下面结合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山海经》版本流传情况, 从目录学的角度, 对此问题作以考辨。

1 中国历史上《山海经》版本的流传

《山海经》卷帙, 很早就已出现差异。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云: “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 今定为一十八篇, 已定。”^{[17] (P346)}宋代王应麟《玉海·地理书》中引郭璞序曰: “刘歆所定书, 其南西北东及中山号五藏经为五篇, 其文最多; 海内海外大荒三经, 南西北东各一篇, 并海内经一篇, 总十八篇; 多者十余简, 少者二三简, 遂为定本。”^{[6] (P277)}而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 列《山海经》于“数术略·形法家”, 其卷数著录的是“十三篇”^{[1] (P174)}。《山海经》卷目的分歧, 引起历代学者的关注。清代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云: “刘秀表中曰凡三十二篇, 今合五藏山经及海外、海内经共三十四篇, 二当为四字之误也。”^{[13] (P5)}袁珂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也说: “三十二篇中的‘二’字, 毕沅说是‘四’字之误, 我同意毕沅的说法。四篇文作‘三’表示两个‘二’相重。刘向刘歆(秀)父子好古, 表文‘四’或作‘三’, 大有可能, 重二漫漶其一, 即成为二, 故三十四篇即成为今所见的三十二篇。”^{[20] (P22)}对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所定《山海经》“一十八篇”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山

海经》为“十三篇”, 这其间的原因, 清代学者也有讨论。毕沅认为: “向合《南山经》三篇以为《南山经》一篇, 《西山经》四篇以为《西山经》一篇, 《北山经》三篇以为《北山经》一篇, 《东山经》四篇以为《东山经》一篇, 《中山经》十二篇以为《中山经》一篇; 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 凡十三篇。班固作《艺文志》取于《七略》而无《大荒经》以下五篇也。藏本目录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 ……当是秀所增也。”“刘秀又释而增其文, 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13] (P7-8 1)}刘歆在其父刘向整理《山海经》十三篇的基础上, 又加上《大荒经》以下的五篇, 就成了十八篇。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曰: “《汉书·艺文志》《山海经》十三篇, 在形法家, 不言有十八篇; 所谓十八篇者, 《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 合为《五藏山经》五篇, 加《海外经》已下八篇, 及《大荒经》已下五篇, 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 去《荒经》已下五篇, 正得十三篇也。”^{[14] (四部备要本)}王先谦也有如此认识, 云: “案十三篇者, 刘向于时合《南山经》三篇以为一篇, 《西山经》四篇以为《西山经》一篇, 《北山经》三篇以为《北山经》一篇, 《东山经》四篇以为《东山经》一篇, 《中山经》十二篇以为《中山经》一篇, 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 凡十三篇。至刘歆增《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 故为十八篇。”^{[15] (P3219)}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交代了作注的原因, 而对作注之后《山海经》的卷数, 却没作说明^{[17] (P2153)}。《晋书·郭璞传》也只是说郭璞“注《山海经》等书, 数十万言, 皆传于世”, 对郭璞注《山海经》的卷数情

况,也没作著录^{[2] (P189)}。郭璞注《山海经》所用的底本,毕沅认为是刘秀所校进的十八卷本的《山海经》“明藏经本有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言《山海经》古本十三篇,刘秀校进时,又附五篇于后,为十八篇也;此郭璞注與。”^{[13] (B)}郝懿行也如此认为,“《山海经》古本三十二篇,刘子骏校定为一十八篇,即郭景纯所传是也。”^{[14] (四部备要本)}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引郭璞序云:“总十八卷,南山经第一,西山经、北山、东山、中山;海外南经、外西海、外北海、外东海;内南海、内西海、内北海、内东[海];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内经第十八。”^{[6] (P277)}这也说明郭璞注《山海经》时所依据的版本是十八卷本。而清代丁国均、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和黄逢元的补《晋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郭璞注《山海经》的卷数全著录的是二十三卷。^{[19] (B374 B376 B382 B370 B3938)}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现在所能见到的《山海经》的最早版本是南宋淳熙七年(公元 1180 年)的池阳郡斋刻本,其著录的是“《山海经》十八卷 晋郭璞传”^{[24] (P27)},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南京图书馆有 1903 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土地类”中,著录《山海经》为“二十一卷”,著录者也见到了当时中国流传的另一个《山海经》的本子——十八卷本,所以又用小字部分说明“见十八卷”。这样就出现郭璞注《山海经》的三种版本,一是十八卷本,二是二十三卷本,三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二十一卷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的平安时期^{[29] (P33)},即从公元 794 年到公元 1192 年,对应的中国是从唐德宗贞元十年到南宋光宗绍熙三年,这四百年期间,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平安时代^{[25] (P3)},在中国则是从晚唐五代到南宋时期。查阅中国这一时期及此后的目录书,对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山海经》的卷数版本情况,可用下面的图表显示^①。

表 1 官修目录 (单位:卷)

书目名称	群书四部录	崇文总目	中兴馆阁书目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②
卷数	18	18	18	18	18	18

表 2 史志目录 (单位:卷)

书目名称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宋史艺文志	国史经籍志	清史稿艺文志
卷数	23	18	23	18	23	18

表 3 私家目录 (单位:卷)

朝代	宋代书目			明代书目			清代及民国书目													
书目名称	郡斋读书志	遂初堂书目	直斋书录解題	通志	文獻通考	百川类纂	世善堂藏书目	徐氏红雨楼书目	绛云楼书目	也是园书目	述古堂藏书目	季沧苇藏书目	传是楼书目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	天一阁书目	铁琴铜剑楼书目	楹书隅录	陋宋楼藏志	善本书室藏志	藏园群书经眼录
卷数	18 ^③	秘阁本、池州本 ^③	1823、18	18	18	18	18	18	23 ^④	18	18	18	18	18	18	18 ^⑤	18 ^⑥	18	18	18 ^⑦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山海经》一书在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三类不同目录书中所著录的版本流传情况,由此可知,该书从隋代至清代及民国时的卷数演化:在官修目录中收录的多是十八卷本的《山海经》而私家目录和史志目录中,则杂收十八卷本和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而且,史志目录所收录的二十三卷本的较多,私家目录则收录的十八卷本的较多。这表明中国自隋唐以后,当然包括隋唐时期,到清代至民国,一共有两个《山海经》的版本系统在流传,一种是十八卷本,一种是二十三卷本;而且,这两个不同卷数的《山海经》的版本,在并行流传,因为它们在目录的著录中交替出现。

这两种不同卷数《山海经》之间存有什么联系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隋唐二志皆云二

① 按:下面表格参考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严灵峰《书目类编》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清光绪九年镇江张氏刊的《八史经籍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等书绘制而成,不一一注出,故在此说明。

②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山海经》郭璞传”,共有二十种版本,皆是“十八卷”。

③ 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所载“《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可知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著录的《山海经》“池州本”为“十八卷”本。

④ 《绛云楼书目》[清]钱谦益藏并编,[清]陈景云注,清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本。

⑤ 《铁琴铜剑楼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本,收《山海经》两个版本,一是校宋本,一是明刊本,两种版本都是十八卷。

⑥ 《楹书隅录》著录“明钞本《山海经》十八卷四册”,《续修四库》本。

⑦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共录《山海经》四种版本,一是明成化四年北京国子监刊本,一是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刊本,一是明嘉靖十五年潘侃前山书屋刊本,一是清康熙五十年项緄群玉书堂刊本,四种版本的《山海经》都是十八卷,中华书局本,1983 年 9 月,第 784 页。

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非阙佚也。”袁珂对此也有解释：

原来《五藏山经》古有两种分篇，分为五篇的是一种，大约此经原来的分篇就是如此的，故经末有统计数字云：“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可能就是最古的分篇。但该经每篇分量不一，有的实在太多了，成册和翻检均甚不易，于是后来又有变通办法的新的分篇，即将此经分为十篇。宋尤袤《〈山海经〉后序》说：“《道藏》本《南山》《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照这种分篇（卷）的办法，《五藏山经》合起来就是十篇。《道藏》本所根据的乃是晋唐旧本，故这种分篇的办法，也是渊源很古的。^{[22]（P23）}

这样《五藏山经》由原来的五卷分成十卷，《山海经》由原来的十八卷也就变成二十三卷。如此，我们就明白了《山海经》的卷数，是怎样由原来的十三篇变成了十八篇；再由十八篇变为二十三篇的了。下面用表格对此过程作以图示，以求对其有个清晰的理解。《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为“十三篇”，这十三篇是：（单位：篇）

名称	五藏山经					海外经				海内经				合计
	南山经	西山经	北山经	东山经	中山经	海外南经	海外西经	海外北经	海外东经	海内南经	海内西经	海内北经	海内东经	
数量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3

刘歆《上〈山海经〉表》中所言《山海经》十八篇，郭璞也以此为底本作注，这十八篇是：（单位：篇）

名称	五藏山经					海外经				海内经				大荒经及海内经				合计
	南山经	西山经	北山经	东山经	中山经	海外南经	海外西经	海外北经	海外东经	海内南经	海内西经	海内北经	海内东经	大荒东经	大荒南经	大荒西经	大荒北经	
数量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8

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由于《中山经》卷数浩多，后人对其又进行了细化，此在尤袤《〈山海经〉后序》中有详细说明。这样，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就又分解出另一个版本系统，即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而且这一版本系统还与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版本系统并传流行，这种分解至少在隋代以前就已完成，因为《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山海经》就已是“二十三卷”本。《山海经》这二十三卷本

的篇目是：（单位：篇）

名称	五藏山经					海外经				海内经				大荒经及海内经				合计
	南山经	西山经	北山经	东山经	中山经	海外南经	海外西经	海外北经	海外东经	海内南经	海内西经	海内北经	海内东经	大荒东经	大荒南经	大荒西经	大荒北经	
数量	1	2	2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3

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在隋唐五代与南北朝时尚有流传，到明清时已流传不广，而至清末民国时，就只有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在流传。这也可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山海经》版本的著录看出，郝懿辰著录了十种《山海经》的版本，其后郝章又续录了十六种，但这二十六种的《山海经》都是“十八卷”^{[12]（P599）}。《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所收录的《山海经》的二十一种版本也全是“十八卷”，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18]（P64）}

这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在明清之后，为什么逐渐不存呢？清代四库馆臣认为：“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10]（1204）}袁珂也如此认识：

至于《旧唐书·经籍志》地理类载“《山海经》十八卷，郭璞撰”，不过是后人看见刘秀表文有‘定为十八篇’语，以为‘十八篇’是包括全书，乃又将原来《五藏山经》的十篇（卷）合为五篇（卷），以求符合表文所说的篇（卷）数。《[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又载“《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者，不过是又得到了分《五藏山经》为十篇（卷）的“古本”，恢复其原貌罢了。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卷帙也不必分得象二十三卷那样繁琐，故十八卷的本子终于还是占了优势，流传至今，只有十八卷本，而二十三卷本便归于消灭了。^{[22]（P24）}

由于对《五藏山经》卷数分法的不同，出现了《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而后人为应刘秀《上〈山海经〉表》中“一十八篇”之数，对其卷数又进行了调整，使与原来十八卷本的卷数相合。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曰：“《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凡二十三篇，每篇有赞”^{[6]（P277）}，就是在此分合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这样，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就居占优势流传下来，而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却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佚失。

由此可知，在中国历史上，《山海经》共有两种版本在流传，一是十八卷本，一是二十三卷本；但由于后来卷帙的分合，只流传下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然而，我们在《山海经》于中国的流传史上，却

没有看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关于《山海经》“二十一卷”的著录。

2 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卷数的辨证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图书,反映了我国隋唐五代与两宋时期图书流传的情况;反过来,由当时我国图书流传的情况,也可以反观此目录著录中国当时图书的情况;当然,当时日本国采进著录中国图书的标准,则是另一个论题。所以,对比二者图书的著录,则可以做出我们的推论和判断。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二十二卷”后,以小字部分,说“见十八卷”本的《山海经》,这表明著录者在著录时,看到中国当时流行的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一是二十一卷本,一是十八卷本。而根据我们第一部分论述,在中国一共流行着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一种是十八卷本——《日本见在国书目》的著录者在当时也见到了,可不予讨论;另一种是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这一版本著录者没有看到,不过在其目录中,却著录了一个是“二十一卷”本的《山海经》。那这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结合我们第一部分的论述,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者在著录《山海经》时,其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但是个残本,不是完整的《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所以才致使其出现卷数著录上的错误。

为何会有如此认识呢?这可以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注者的情况看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后,其下又用小字著录了注《山海经》的作者,而这个作者是只著其姓“郭”,而无录其名。^①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版本不好,或者是郭璞的“璞”字不清,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如果一种书连其作者的姓名都著录不清,那此书的版本质量问题,是肯定值得怀疑的。

第二种可能,这种没写作者之名,是不是一种省略方式呢?但由此目录所使用的省略体例可知,这也不是一种省略方式。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其所使用的省略的方式是承上省,而且还用“点”作以标示。这样,读者会对使用省略的地方有所警醒,而且对省略的内容也一目了然。在此目录著录《山海经》之下,又著录了关于《山海经》的四部书,“《山

海经赞》二卷、《山海经抄》一卷、《山海经略》一卷、《山海经图赞》一卷”,但这四部书的名字都没有写全,而是运用承上省的方式,略去“山海经”三个字。况且《山海经》是在此目录中第“廿一类”第一部书的位置,不能使用省略;所以,这只著其姓不录其名,不是一种省略方式。

既然郭璞的“璞”不是著录者故意省略去的,那只剩一种可能,就是著录者在著录《山海经》时,所依据的底本的版本有问题,这个底本是一个不完整的残本;而这个残本的底本应该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

我们翻检严灵峰主编的《书目类编》所收录的二十九种日本的书目,皆无二十一卷本《山海经》的著录;翻检张伯伟主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所收录的二十六种朝鲜书目,也无二十一卷本《山海经》的著录;此可作以旁证,二十一卷本的《山海经》以现有的中外材料看来,是不存在的。

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著录者不够细心,把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错误的著录成二十一卷。

此外,我们还应当考虑一种可能性,就是著录者对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是不是作了改编,再加以著录呢?然经过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山海经》的十八卷本,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版本,而这个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也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版本;既然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情况可知,没作编改,作以著录;那么,对这个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作以编改,再加以著录的可能性也不大。

综上所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山海经》二十一卷”,是有问题的,导致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版本不好,是个残本;二是著录者由于疏忽,把二

① 按:据笔者所能见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版本共有五种,一是黎庶昌的《古逸丛书》本,一是《续群書類丛》本,一是严灵峰的《书目类编》本,一是正宗敦夫《日本现在书目证注稿》(昭和三年,即 1928 年)(覆刻日本古典全集本),一是小长谷惠吉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之附录(昭和三十二年,即 1956 年)。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只著其姓,没著其名;下面的三种著录有姓有名。而第三种,在其扉页上,明白写着是“据清光绪十年《古逸丛书》影印古钞本”,而在《古逸丛书》本中,著录只其姓,而无其名;后面日人的两种著作,姓后有名,当是作者在作注解时,所加上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最初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对《山海经》注者的著录,是只有其姓,而无录其名。

十三卷的《山海经》笔误成“二十一卷”。对于导致出现问题的这两种原因,我更倾向于前者;当然,这两种原因也都存有可能。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王应麟.《玉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9]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Z].台湾省商务印书馆

[12] [清]郝懿辰撰,郝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 [清]毕沅.《山海经新校》[M].《诸子百家丛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四部备要本

[15]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 [清]黎庶昌.《古逸丛书》[M].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17]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

华书局,1958

[18]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 [日]滕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M].日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续群书类丛》[Z].1941

[20]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5

[21] 严灵峰.《书目类编》[Z].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

[22] 袁珂.《神话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Z].(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25] 吴迁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书目》[M].(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7] 《续修四库全书》[Z].(史部·目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28] 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全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9] 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Z].(全七十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0]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集刊》[C].(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 郑利锋(1978~),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收稿日期:2007—05—08)

(上接第 97 页)

2.4 增强采访人员的读者需求意识

有些高校图书馆的采访人员本身就是由各学科专业人员组成,其优点是他们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图书资料,他们根据对专业发展需要、学科发展趋势、本专业作者、图书内容的了解,推荐购书保证了图书采购的专业水准,尤其是保证反映本学科最新发展成就和趋势的图书能够入选。

有些高校图书馆的采访人员以图书情报专业为主,他们根据对馆藏资源的了解和对图书需求的判断,结合学校专业设置,凭借自身的经验决定图书采购,这种做法的优点是采访人员长期从事本职工作,对图书的需求现状有充分的了解。

笔者认为,不管采访人员由什么专业人员组成,不管如何调动读者参与荐购图书的积极性,增强采访人员的读者需求意识才是根本。一方面,采访人员应该研究读者借阅行为,即利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积累的图书借阅流通数据,或者有关读者借阅排行榜等,了解本校师生的文献需求,依据读者的

需求来决定图书采购,有效扩大流通率。另一方面,采访人员应该分析读者荐购记录,了解读者的潜在需求,熟悉学校的发展规划,了解未来新增专业,不断调整采购策略。总之,采访人员应该具备与读者需求一致的采购思维并熟练地应用到日常采购工作中。

参 考 文 献

[1] 熊才发等.高校馆网上荐购图书的组织与管理.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5)

[2] 詹德潘.基于图书征订目录建设图书荐购系统的技术研究.现代情报,2004(8)

[3] 刘迅芳.读者网上文献荐购方法.河北科技图苑,2004(6)

[4] 徐军燕等.读者网上文献荐购及其质量控制.江西图书馆学刊,2006(2)

[5] 集美大学图书馆读者荐购栏目[EB].http://lib.jmu.edu.cn/

〔作者简介〕 蔡宝家,男,1977年生,现于集美大学图书馆工作,馆员,主要从事文献采购工作。

(收稿日期:2007—03—14)